

《國會風光》

表決部隊進行曲

■洪鯤

國民黨雖然不得民心，但是它有一個法寶——黨的紀律。所謂紀律，倒不是什麼規規矩矩、依法辦事的意思，要是這樣，早就得民心了。國民黨的所謂紀律，就是把黨員當傀儡，叫你往東，你不得往西；叫你站起來，你不能坐下，叫你舉手，你不能舉腳。你要不這樣，就會像許信良、費希平一樣，被開除黨籍。

黨就憑這個，在選舉上運用配票的方式，穩紮穩打，佔著壓倒性多數的議席。議員進入議會也依樣畫葫蘆，黨書記長要你贊成，你就得贊成，要你反對，你就得反對。所以黨籍議員沒有個性，只有黨性。

近年流行著一個新名詞，叫什麼「表決部隊」，外行人不知，以為所謂「表決部隊」指的是那些沒有頭腦、沒有靈魂的，老而不死的「怪老子」。事實上只要是黨員，一入議會、國會，不管你有沒有頭腦、有沒有靈魂，一遇上表決，就變成了行屍走肉、變成了機器人。比如吳梓和林鈺祥都算是黨內開明派，當院會討論「限制連記法」時，吳梓表示可以保留，不要急著通過。可是當表決時他抬頭，記者問他：「你要不要舉手？」吳梓無奈地說：「我能不能不舉手嗎？」

所以，「表決部隊」就是「黨籍議員」的代名詞，老少咸宜，外省本省，兼容並蓄。

當然，國會裡的議員老爺，絕大多數是一些涉水逃難而來的怪老子，所以一般人的觀念雖錯，却也不是錯的太離譜。

當立法院開會期間，每天早晨八點半鐘，一輛一輛的灰色交通車，從國會山莊滿載著一羣平均年齡七十幾歲的阿公阿婆，往立法院馳去。

「喂，×委員，今天輪到你舉手了？」

「咳！咳！咳——是呀！還不是為國家賣命嗎？」

×委員一面咳嗽，一面說。

「唉！一晃就三十幾年，真是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反攻大陸。」

「反攻大陸之後，咱們這立委就當不成囉！！」

不久，交通車在立法院門口停下，阿公阿婆魚貫下車。於是，那邊一個駝背的，這邊一個拿拐杖的，還有腳跟接腳尖、步履蹣跚、搖搖欲墜的孤獨老人，喔！這邊還有一個幸福的老人，由年輕的孩子攙扶著，舉步艱難地登上議場，年輕人的腋下夾著毛毯，想是怕老人忽然倒下，給老人墊在地上的吧？

會議一開始，血氣方剛、精力充沛的年輕立委一個接一個上台發表高論。說些啥呀？怎麼不快表決呢？唉！這些黨外的傢伙，剛才不

是發言過了，怎麼又發言了？受不了，還是到「憩樓」去坐一坐，喝杯茶，跟老友「將軍」吧！

每當早上十一點以後，會場的資深委員總是走了一大半，到了十一點半以後，阿公阿婆更是走得不知去向。

不過這段美好的時光漸成過去。

自從蘇秋鎮進入立法院以來，表決部隊比以前緊張多了。因為蘇秋鎮到了接近散會的時間隨時都可能要求表決。黨籍委員往往提議「定期表決」，以前黨外不爭氣，往往輕易就答應，但依照議事規則，停止討論必須立即表決。蘇秋鎮一進立法院馬上發現了這個秘訣。所以每次要杯葛時就要求立即表決。

立法院議事規則規定，出席人數必須達到七分之一以上才能表決，七分之一正好是一百二十六席。湊不到這個數字就不能表決。

每次「表決部隊」開過來，當然是夠這個數的，可是因為阿公阿婆，除了在議場內打瞌睡、聊天的之外，大多數都疏散到場外，找地方休息去了。所以院會一要表決，就會「打鈴」，電鈴一響：

「緊急集合——」

阿公阿婆立刻放下戰況正酣的棋子，一楞一楞的奔回議場。目睹此狀，不禁令人心酸、

憐憫。

這還算好的，蘇秋鎮還有更「缺德」的事，有一次到了下午五點四十分，蘇秋鎮突然要求立即表決。這時阿公阿婆都已乘交通車回家了，立委黨部立即通知八號分機，把交通車攔截回來。

「什麼？又要表決了！」

「一定是蘇秋鎮那傢伙搞的鬼。」

因此，阿公阿婆心中最恨的不是什麼黨外，是蘇秋鎮！在議場在表決部隊當中，一位叫李宗仁的，一逮到機會便向蘇秋鎮叫罵，（注意：是台灣的李宗仁，不是那個投共的李宗仁，台灣的李宗仁黨性極強，想必不會投共），此外，像楊寶琳這位著名的山東婆子也是叫罵的高手，不過最近氣勢沒有那麼盛了。

這就是被李宗仁罵為「少數暴力」的「台灣式少數民主」，蘇秋鎮經常運用這一套，逼得立委黨部不得不妥協，為我們老百姓爭取了不少公平的法律。

不過，蘇秋鎮的「絕招」也有玩過火的的時候。比如上次會期有一次向行政院質詢。孫院長及各部會局首長均在場備詢。

這一天是星期五，下次院會是（下）星期二，正逢台南區運會，孫院長應邀出席，蘇南成甚至花了一百萬製作了一個「院長好」的大招牌，準備歡迎院長光臨。所以星期二的院會孫院長不能參加。孫院長為了要向立法院請假，便發動立委黨部向立委協調。當時周慕文生病，由朱撫松代理。

朱撫松立即向幾個黨外說服，請改以「書面質詢」。費希平被溝通，走了，其餘的黨外都走了，只有蘇秋鎮沒有走。

當時許榮淑正在唸質詢稿。長篇大論，不

勝其煩。朱撫松過去對她說：

「……如此這般，請妳改以書面質詢吧。」

許榮淑是個心腸很軟的人，立即停止唸稿，鞠躬下台。

這時正是下午五時五十分，接近散會時間，主席說：

「現在宣佈散會，還沒質詢的，請改以書面質詢。」

「異議——」蘇秋鎮說。

「吓？不是溝通了嗎？」

這下可麻煩了，有異議就要立即表決，現在表決部隊早已撤退，那裏去求救兵呀？

於是及不及法定出席人數，下次院會，孫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不得不出席備詢，不能參加運動會了，而蘇南成那個一百萬的「院長好」也不得不臨時拆下了。

星期二院會，孫運璿及其他各部會首長在台上備詢，一個臉比一個拉得更長。

蘇秋鎮依然連番上台質詢。朱撫松氣不過跑上去跟他搶麥克風，說：

「你說得太多了，不要再說了。」

「老兄，風度好一點嘛。」

「我的風度還不夠好嗎？你把我害慘了。」

朱撫松哭喪著臉。

蘇秋鎮笑著說：

「你沒講清楚嘛，我怎麼知道今天要開運動會呢？」

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

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，他們為你也為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

從七〇年代開始，現代主義在文學、詩、繪畫、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。新詩大論戰後，為現實主義的、中國風格的、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，準備好認識的條件。——陳映真

- 林華州／澳南悲歌／定價80元
- 詹 澈／土地，請站起來說話／定價80元
／預約單冊八折
- 廖莫白／戶口名簿／定價80元三冊190元

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 元，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。